

编者按

数据显示,“十四五”时期,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总量将突破3亿,占比将超过20%,进入中度老龄化阶段。2035年左右,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将突破4亿,占比将超过30%,进入重度老龄化阶段。如何“老有所养”?在九九重阳节暨我国第11个老年节来临之际,齐鲁晚报·齐鲁壹点记者从不同角度探访老人们的晚年生活,真实记录他们的故事。

# “住进”监控摄像头里的老人

## 他们的真实生活在这里被一一摊开,有孤独,也有子女的牵挂

记者 李静

### 被监控的老人：从抗拒到妥协

张大民一手拄着拐杖,一手由女儿牵着,挪动着腿在院子里溜达。画面被监控拍下。他知道,这样的日子不多了。

三年前,张大民的老伴去世。张大民有睡眠行为障碍,睡着后总拳打脚踢。过去有老伴照看他,如今老伴走了,女儿就想给他装个监控。但张大民总是脸一沉,“监控就跟双眼睛似的看着我,我不舒服。”

有一次,张大民睡着后,直接从床上栽了下来。女儿又小心翼翼地提出安监控,张大民心里难受。“我还能动,摔一下不要紧。”安监控的事,就此作罢。

这两年,张大民的身体状况眼见得虚弱。今年4月,张大民感觉腹部疼痛难忍。子女带着他去医院检查,没想到,“癌症”两个字出现在他的身上。为了方便照顾张大民,女儿总会接他到家里长住一段时间。女儿再次提出给他安装监控,晚上也能随时查看他的情况。听到女儿声音里充满哭腔,张大民妥协了。

监控安装在电视柜上,正对着床。白天,女儿陪着张大民时,不开监控。晚上,张大民睡觉时,女儿再将监控电源插上。起初,张大民很不自在,拿着睡衣躲在角落里换上,再到床上睡觉。后来,张大民的身体状况越来越差,逐渐“遗忘”了监控的存在。“没办法在乎。”张大民知道,孩子们担心他晚上睡觉发生意外。

看监控录像最多的人,除了女儿,还有在外地当医生的外甥女于菲。

张大民摔倒过两次,得知情况后,于菲马上翻找监控画面。第一次,张大民想在院子里坐会儿,由于没估摸好马扎的高度,一个趔趄,后背蹭到墙上。第二次,张大民小便后想拿拐杖离开,但是拐杖还没立好,他身体重心不稳,摔倒在地,头上磕了个包。

“姥爷过去只是眼睛花了,

近年来,监控摄像头里“住进”越来越多的老人。

2020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显示,我国生活在农村的60岁及以上人口有1.2亿人,其中留守老人占了很大比重。不少在外的年轻人为了老家安装了监控摄像头,以便于随时查看老人的日常情况。

那些监控画面摊开了老人真实的生活,却“住不下”老人的孤独和思念。监控的意义是什么?在监控摄像头中,有老人不得不接受的无奈,有子女为了安全的考量,还有隔着屏幕的对话和念想。



小鱼儿在监控里看到奶奶一个人坐了好久。受访者供图

耳朵聋了,但姥姥去世后,他突然变成了这种状态,而我却救不了他。”于菲哽咽着说,“眼睁睁看着姥爷摔倒是很难受的事情,但是我必须克制这些情绪,因为我需要通过摄像头来看一下姥爷是怎么摔倒的,以判断他的身体有没有其他情况。”

于菲打来电话,告诉张大民如何起坐以避免摔倒。张大民不停地说着:“孩子这么忙,又给孩子添麻烦了。”

### 安监控的人：安全比隐私更重要

在于菲老家,村里剩下的大多是老年人。近几年,给家里老人安装监控的情况有所增加。跟于菲家隔一条街的李文亮家,也安装了监控。

李文亮今年72岁。多年前妻子改嫁,李文亮独自将子女抚养成人。儿子在外地定居,女儿李小迪也嫁了人。李文亮身体一直很好,常常外出打工。李小迪总听父亲说的一句话就是,“没事不用回家,忙你们的日子就行。”

这两年,李文亮总嘀咕“心口窝不舒服”。李小迪便和哥哥一起带着父亲去医院检查。结果,李文亮患有心绞痛,只好做

了心脏搭桥手术。李小迪说:“那是我第一次觉得父亲老了。”

去年,李文亮感觉肠胃不适,到医院做肠镜时却造成了肠管破裂。一次造瘘手术后,他每天都需要带着造瘘袋。

李小迪和哥哥劝父亲跟他们一起生活,但李文亮无法丢下自己的庄稼,也无法离开熟悉的村庄。在他们的坚持下,好歹给李文亮在家里安了监控,屋内一个,院子里一个。李小迪说,“对于父亲现在的身体状况来说,安全比隐私更重要。”

李小迪一有时间就给父亲打电话,或者带着孩子回家。在院子的镜头中,总会拍到李文亮的背影,一个清瘦老人坐着马扎,看看书,听听收音机。李小迪发现,父亲自从带着造瘘袋以后再也不去串门,也不与人靠近搭话。本就寡言少语的他,变得更加沉默。

入秋转凉后,李文亮常感觉心脏不舒服。10月中旬的一天清晨,李小迪接到电话,父亲声音虚弱。李小迪心里一惊,打开监控发现父亲躺在床上,穿着新衣服……李小迪赶紧打120,并往家里赶。救护车的声音打破了村里的宁静。邻居赶到李文亮家,看到他手脚苍白,喊他不应声。

几天里,李小迪和哥哥一直守在医院。李小迪一边挂念着躺在监护室的父亲,一边担心刚满1岁的女儿。

### 监控两头的对话：回应让人心安

在社交平台上,贵阳的小鱼儿分享着“监控下的故事”。小鱼儿2岁时母亲改嫁,后来父亲去世,她由爷爷奶奶抚养。读书、工作,小鱼儿觉得越大就离家越远。小鱼儿嫁到离家270公里远的地方,靠打电话跟爷爷奶奶联系。有一次,奶奶的手机进水,电话打不通,她只能干着急。

2021年春节,小鱼儿和丈夫商量回老家陪爷爷奶奶过年。小鱼儿知道这很自私,但她不想留下爷爷奶奶孤零零地过年。奶奶对小鱼儿说:“今年我81岁,如果你每年回来三次,如果我能活10年,我们还能再见30次。”

2022年春节,奶奶抱着重孙女很不舍,“过了年,你要回去了,家里又不热闹了,下次回来又不知道什么时候了。”临行前,小鱼儿给老家装了两个监控。她说:“安监控是因为奶奶生病了,心衰竭。”

离开老家的第一个晚上,小

鱼儿打开监控发现,他们走的时候,爷爷奶奶望着车的地方站了许久才回家。

自从装上监控,小鱼儿每天都看看老家的动态。“过去他们总是报喜不报忧,现在自己可以看到真实情况。”监控,成了他们沟通的纽带。小鱼儿发现,奶奶每天晚上都会把手机放在桌子上,好像在等待着什么。于是小鱼儿喊她,听得出来她很开心。这样的回应,让小鱼儿觉得离家很近,让她觉得心安。

小鱼儿还发现了爷爷的秘密。爷爷趁奶奶出门时,掏出一个包裹严实的酒瓶,偷偷喝起来。爷爷血压高,还出现过脑出血,医生说不能喝酒,小鱼儿赶紧从监控里制止了他。

通过摄像头,小鱼儿看到了爷爷奶奶的另一面。奶奶身体不好,哪儿都去不了,不会看电视,也不会玩手机,一个人坐着就是好久。奶奶的孤独,溢出屏幕,成了小鱼儿的心酸。

每次回家,小鱼儿都要给爷爷奶奶理发,洗澡,掏耳朵,剪指甲。今年过年那段时间,爷爷突然小便失禁,阿尔茨海默病加重。小鱼儿拿出爷爷的裤子、被子,清洗干净。到饭点,她要照顾爷爷奶奶,照顾3岁的大女儿吃饭,还要把1岁的小女儿背在身上。

小鱼儿还用监控记录下老人的春夏秋冬。爷爷背着背篓拿着锄头去干活,奶奶在家门口坐坐,一日三餐,日复一日。对小鱼儿来说,记录爷爷奶奶平凡的一天,就是最好的一天。

有一次,小鱼儿从监控中看到奶奶和邻居聊天。奶奶说,“八十多岁了,死也死得了,现在也没什么担心和牵挂了。”小鱼儿愣住了,“如果有一天你们离开了,我就没有家了。”

今年7月,奶奶住进医院,小鱼儿赶紧带着孩子赶回去。小鱼儿回到老家已经待了3个月,监控画面里多了她和两个女儿陪伴爷爷奶奶。但奶奶出院后,每天都觉得很累。马上就到冬天了,小鱼儿希望奶奶好起来,熬过冬天。

(应受访者要求,部分采访对象为化名。)

□记者手记

## 看到老人监控外的一面

记者 李静

当“监控”和“老年人”这两个词放在一起,会发生怎样的反应?

据民政部公布的数据显示,截至2021年底,全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2.67亿,老年群体规模日益庞大。全国空巢老人占比目前已超老年人口的一半,部分大城市和农村地区,空巢老人比例甚至超过70%。一项样本量为36791的病例分析显示,我国的空巢老人抑郁症综合患病率为38.6%。当下,不少家庭

为老年人安装了摄像头。在农村,摄像头的接受程度也在提高。

2021年重阳节,我写过《穿上纸尿裤的老人》。那次采访历经四天,采访十几位老人,频频遭拒。大多数老人在面对“成人纸尿裤”的话题时,变得敏感,甚至产生抗拒。

今年重阳节,我想写《监控摄像头里的老人》,又遇到比上次更难的挑战。发出去的几十条留言,几乎都石沉大海。拒绝的理由,大多都是为了保留老人的“隐私”和“体面”。

这一次,我们重新思考监控对于老人,尤其是农村老人的意义。

首要功能当然是监控。关于给老人装监控的文章不少,但是鲜见从老人的角度来解读他们的内心独白。“被观看”的生活是不自在的、不松弛的,但又是什么原因,使老人让渡隐私和自尊?或许,很多老人给出的答案,都是又一个“张大民”。生病,让他们不得不妥协。

第二,安全。很多老人像李文亮一样,他们不愿离开自己的家乡,跟着孩子去城市生活。很多子

女像李小迪一样,还有一个小家难以抽身。装监控,就成了他们的无奈之举。

第三,沟通和记录。安装监控前,小鱼儿的爷爷奶奶总是报喜不报忧。安装监控后,小鱼儿才知道,爷爷奶奶的生活是大片的空白和荒芜。监控这头,连着爷爷奶奶;监控那头,连着小鱼儿。监控,拉近了他们的距离。

采访过程中,我还发现了在张大民的故事里,于菲视角的独特故事。于菲是医生,面对老人的衰老

却无能为力。病房里的老人忌讳说“再见”,改成“天天见”。她打开手机看了看监控,“冬天的白菜,夏天的黄瓜,菜园年年如此。每天看镜头里的画面,父母重复着昨天的生活,画面像循环播放,就觉得日子挺好的。”

监控是单向的,思念是双向的。或许当下,监控不是老龄化问题的最优解,我们也无法通过监控完成所有的事情。但是,我们或许可以通过监控,看到老人更多监控外的一面。